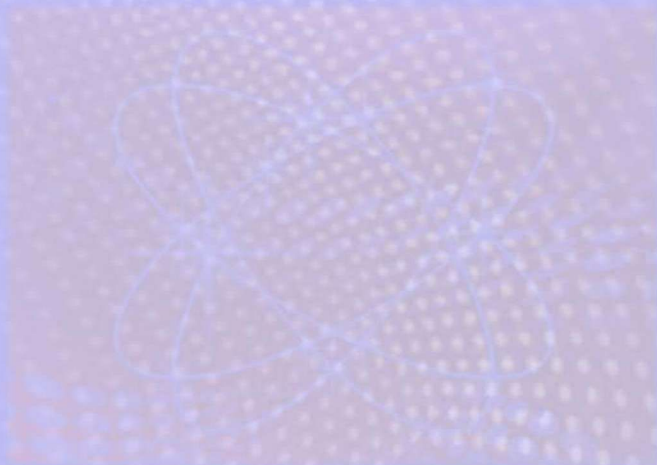


世界少年文学丛书

名利场（下）

〔英〕萨克雷 著
徐斌 编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利场(下) /〔英〕萨克雷 著;徐斌 编译.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5(2009.4重印)

(世界少年文学丛书)

ISBN 978-7-80171-124-3

I. 名… II. ①萨…②徐…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5.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9507号

书名:名利场(下)

著者:萨克雷

责任编辑:门书文

封面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邮编 100009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920 1/32

印张:200

字数:4500千字

印数:1-3000册

版次:2009年4月第2版第2次印刷

总定价:396.00元(全20册)

目 录

第三十四章 詹姆斯·克劳利的烟斗.....	1
第三十五章 孤儿寡母.....	22
第三十六章 没有进款照样过得潇洒.....	34
第三十七章 前一章的继续	43
第三十八章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家人.....	60
第三十九章 尽是些不像话的事情	77
第四十章 蓓姬获得夫家承认.....	88
第四十一章 蓓姬故地重游	99
第四十二章 说说欧斯本家的事情	113
第四十三章 在这一章里要请读者绕过好望角	122
第四十四章 从伦敦到汉普郡.....	133
第四十五章 从汉普郡到伦敦.....	145
第四十六章 艰熬与磨难.....	156
第四十七章 冈特府	166
第四十八章 引读者进入上流社会的精英圈子.....	176
第四十九章 请大家品尝三道菜和一道甜食.....	189
第五十章 一件大俗不雅之事.....	198

第五十一章 不知读者能否猜破的词谜剧	207
第五十二章 斯泰因勋爵显示出他最可爱的一面	225
第五十三章 弄出班房与祸起萧墙	234
第五十四章 大战后的星期日	244
第五十五章 续叙前两章余波	252
第五十六章 乔吉被调教成公子哥儿	269
第五十七章 回国途中	282
第五十八章 我们的朋友少校	292
第五十九章 旧钢琴	306
第六十章 重返上流社会	319
第六十一章 两盏灯相继熄灭	326
第六十二章 在莱茵河上	343
第六十三章 遇见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355
第六十四章 飘零的落花	369
第六十五章 正事很多，乐子也不少	388
第六十六章 恋人发怒	398
第六十七章 嫁娶的嫁娶，出生的出生，去世的去世	415

第三十四章 詹姆斯·克劳利的烟斗

可怜的卜礼格斯小姐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只是贵人身边的一个女伴，上次路遇时皮特·克劳利先生对她如此恭敬有礼貌，简小姐又这般平易近人，使她因得到过多的宠爱而感到害怕。当索思矜家的名片送到克劳利小姐那儿时，卜礼格斯才找到个机会替伯爵小姐说句好话。而伯爵夫人还特地屈尊给她也留了一张名片，这使她欣喜得是无以复加。

“你认为索思矜夫人给你留名片是什么意思，卜礼格斯小姐？我倒是挺纳闷儿，”一贯自称为共和派的克劳利小姐问。她的女伴对此作出的反应谦虚地表示：但愿一位高贵的夫人不嫌弃一个清寒的正派女人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她把这张名片收进自己的工具箱跟最心爱的宝贝珍藏在一起。后来卜礼格斯小姐说到头天，曾遇见克劳利先生带着和他订婚很久的表妹在散步。她夸那位小姐温柔娴淑，没有架子，穿着相当朴素，简直是不引人注意，并且以女人特有的精细把简小姐的一身打扮从头到脚作了一番描述和评价。

克劳利小姐让卜礼格斯小姐啰嗦说下去，并不过多打断后者的话语。随着病体的渐渐康复，她很向往能有些社交活动。老小姐在布莱顿发现有能一起谈谈的人感到特别高兴了，非但第二天就寄去了致谢的短笺，还邀请侄子皮特·克劳利去见面。他应邀前往，索思矜夫人和她的女儿也一起去了。勋爵遗孀只字不提克劳利小姐的精神问题，而是颇为小心地谈谈天气、战争、拿破仑那个恶魔的倒台，谈得最多的是医生良莠不齐、江湖庸医害人不浅以及她所推崇的波杰斯大夫如何高明、伟大、医术高超。

在这次访谈中，皮特·克劳利使出了他的绝招，单从这一招可看出，他在外交界要不是初露头角时，被埋没了前程，本来有可能平步青云的。索思矜勋爵夫人在谈话中没少骂那个科西嘉暴发户（这在当年是一种时尚），说他是个做恶多端的魔怪，既是懦夫又是暴君，压根儿不配活在世上，他的覆灭早就被预料到了，等等。这时，皮特·克劳利忽然替这个自称“被命运选中的人物”打抱不平。他描述了缔结亚眠和约时期的拿破仑，皮特·克劳利曾有机会在巴黎见到过当时的第一执政，那时他还有幸结识了大好人福克斯先生，这位政治家对拿破仑皇帝一向有很高的评价；尽管皮特与福克斯先生观点颇有分歧，却不能不对他深表钦佩。他还无比气愤地谈到联盟各国对这位废帝不讲信用，后者不计个人得失向联军投降后，却遭到令人耻辱的放逐，这种做法也太残忍了，而取代他的一帮狂热的天主教暴徒正在霸道地称霸法国。

这番痛斥天主教并非正宗的话，挽救了皮特·克劳利在索思矜夫人心目中岌岌可危的形象；而他对福克斯和拿破仑的好评，又使自己在克劳利小姐心中的天平上砝码陡增。本书在老小姐登场之初就提到了她与那位已故政治家不平常的友谊。作为一个地道的辉格派，克劳利小姐在战争期间始终持批评政府的态度。虽然可以肯定地说，皇帝的倒台并没有使老小姐耿耿于怀，皇帝遭到虐待也不然会令她减寿或失眠，然而皮特称赞她的两个偶像正好合她意，这番简单明了的见解大大博得了他姑姑的喜欢。

“那么你认为怎样，亲爱的？”克劳利小姐问那位她一见就挺喜欢的年轻小姐；她看到漂亮而又娴静的年轻女子总是这样，不得不承认，她的好感会像产生的时候一样迅速变冷。

简小姐脸涨得通红，说自己不懂政治，这等事还是让比她聪明的人操心去吧；不过她妈妈无疑是正确的，而克劳利先生的话也应该听听。伯爵夫人母女结束这次拜会告辞时，克劳利小姐希望“索思矜夫人能给一点面子，让简小姐在有空的时候常来，给一个有病的孤苦老婆子送些慰藉”。勋爵夫人慨然承诺，于是宾主非常友好地分手了。

“别再请索思矜夫人来，皮特，”老小姐悄悄嘱咐侄儿。“她爱端架子，蠢得够呛，你母亲娘家的人怎么全都一样，我真是受不了。不过你得带那个性情娴静、人又水灵的小简尽可能常来。”皮特答应照办。他没有把姑姑对索思矜夫人的看法告诉后者，毕竟伯爵夫人还以为自己端庄的风度给克劳利小姐留下了很好印象。

于是可爱的简小姐出现在克劳利小姐家的次数陡增，经常陪她坐车出去兜风，有好多个晚上和她一起在家打发时间。对于简小姐来说，安慰一个女病人不是苦差使，没准儿还正中下怀，因为有了较多的机会免于恭听巴塞洛缪·艾恩斯牧师拿着腔调啰嗦的说教，也可以摆脱围绕在她妈妈周围的一帮马屁精，他们也标榜济世救人，也是投颐指气使的伯爵夫人之所好。简小姐生性温和善良，甚至弗金也不嫉妒她，而逆来顺受的卜礼格斯则觉得，有温良的简小姐在一旁时，自己可以少受气。克劳利小姐与伯爵小姐处得相当友好。老小姐给她讲许许多多自己年轻时的故事，这跟过去她惯于跟目无神明的小蓓姬讲的完全不一样；因为简小姐天真无邪，在她面前毕竟不好意思乱七八糟地乱讲，而克劳利小姐的身份、教养不容许她不尊重如此纯洁的心灵的简小姐。而对于简小姐本人只有这位老小姐以及自己的父兄对她这么慈善，此外从未得到真正的关怀，所以她也以真实的体贴和友谊来回报克劳利小姐的疼爱。

秋天的傍晚（那时瑞蓓卡在巴黎呼风唤雨，多少寻欢作乐的成功人士中间就数她最得意；而我们可怜的爱米莉亚，悲恸欲绝的爱米莉亚又在何方？真可怜！）克劳利小姐的客厅里还没点灯，黄昏时分，简小姐常坐在那儿给她唱一些简单的小曲和圣歌，却也很好听。夕阳缓缓西沉，海边惊涛拍岸。每当歌声停顿的时候，老小姐便从假寐中醒过来要求再唱。卜礼格斯则坐在那儿作编织状，其实心不在焉地频频望着窗外渐趋朦胧的壮丽海景和愈来愈亮的天体星辰，不知流下多少欢喜的热泪，她的幸福和感动是无法估量的。

而这时，皮特还悠闲地坐在饭厅里，旁边放着一本有关谷物法的小册子也许是传教期刊，独自享用饭后提神的饮料，它对有无浪漫情怀的男士都合适。他呷着马德拉白葡萄酒，头脑里想入非非，觉得自己挺不错，对简小姐的爱也远超出以往七年中的任何时候——喝过了马德拉酒，他会快乐得小睡一会儿。到了喝咖啡的时间，鲍尔斯先生会故意发出些声响走进来请他上楼，那时往往发现皮特先生在黑暗中埋头于他的小册子。

就在某一天晚上，当鲍尔斯先生把蜡烛和咖啡送到楼上请皮特喝咖啡时，克劳利小姐对简说：

“亲爱的，最好有人能陪我玩玩皮克游戏。卜礼格斯打牌还不如一头驴子，她实在太笨了，”老小姐从不放过当着仆人的面责怪卜礼格斯的会；“要是能打一会儿牌，我大概会睡得好些。”

听了这话，简小姐的脸涨得绯红，一直红到耳根乃至细手的指尖。直到鲍尔斯离开客厅，门完全关好以后，她才说：

“克劳利小姐，我略懂打牌。以前我常陪我的好爸爸玩，所以会一点儿。”

“我高兴极了。吻我，我亲爱的小乖乖，”克劳利小姐在一阵欢乐中大声嚷嚷。

当皮特先生取小册子回到楼上时，正赶上她们一老一少相亲相爱，这光景完全可以入画。可怜的简小姐脸上却要发整晚上的烧呢！

在钦设克劳利镇的教区长住所里，有皮特·克劳利先生的最亲近的人，皮特先生玩弄的种种计谋休想瞒过他的那些亲戚。汉普郡和苏塞克斯郡互相偎依着，比尤特太太在苏塞克斯郡里有朋友，克劳利小姐在布莱顿的别墅里有什么情况，他们都会向她通报，内容远远超过实际发生的。皮特待在那里的日子逐渐增多。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回到庄上，他那不像话的老子整天泡在对水朗姆酒里，跟霍罗克斯一家鬼混。皮特取得的成功使牧师一家子非常愤慨，比尤特太太越来越后悔（尽管嘴上不承认）自己的失误造成如此可怕的后果，真不应该侮辱了卜礼格斯，真不应该对鲍尔斯和弗金那样倨傲、吝啬，以致在克劳利小姐家的仆妇和下人中竟没有一个人就那里发生的事情向她透露信息。

“要不是你摔断了锁骨，我怎么会离开她。是做妻子的责任心把我给坑了，是你作为一名牧师不该有的打猎习惯把我给坑了，比尤特。”

“胡扯！这跟打猎有什么关系？分明是你把她吓坏了，玛撒，”牧师插话说。“你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只可惜你的脾气太坏，太吝啬儿，玛撒。”

“要是没有我给你管着，要不是我‘抠门儿’，你早就进了班房了。”

“虽然确实是这样没错，亲爱的，”教区长讪讪地说。“你太精明了。精明能干过了头，真是机关算尽。”

虔诚的教士早已习惯，倒挺想得开，会用一大杯红葡萄酒来安慰自己。

“皮特·克劳利这个人在她眼里究竟有什么好？”他继续说。

“那家伙胆小如鼠。罗登虽然该死，到底是个男子汉；我记得他常鞭打皮特，哥儿俩绕着马棚一个逃一个追；皮特总是被打得哭鼻子回家去告诉他妈——哈哈！我的两个儿子中任何一个用一只手都能扳倒他。吉姆说，直到现在提起皮特还记得他的外号是克劳利小姐给起的——真是窝囊废。”

“我说，玛撒，”仅过片刻，牧师先生又说话了。

“说啥？”玛撒问，她一会儿咬咬指甲，一会儿用手在桌子上弹着节奏。

“我说，干吗不让詹姆斯也到布莱顿去？兴许他有办法对付老小姐。他很快就可以拿到学位了。他只留过两级——跟我一样，——可是他有牛津大学的学历，是大学生。他认识那里的一些名门子弟。他是划船队的尾桨手。他长得帅气有气质。管它呢，我的太太，咱们放他到老东西那儿去。要是皮特敢说一句话，就让吉姆揍他一顿。哈哈！”

“吉姆当然可以去看望她，”牧师太太道，接着是长叹一声。

“最好能把咱家的姑娘嫁进她的家门，随便哪一个进去都成。可是她哪个也受不了，因为她们太丑了！”

做母亲的说这话的时候，那几位受到良好教育的小姐正在隔壁客厅里弹钢琴，可以听到她们正使劲用僵硬的手指苦练一首技法相当高的乐曲。这些姑娘成天修习音乐、地理、历史，或者缚上脊骨矫正板使腰背挺直，也挺难为她们的。然而，贫苦人家的女孩子，长得又矮又丑，加上肤色不好，纵然多才多艺，在名利场上又有什么用？教区

长的助理牧师或许愿娶她们当中的一个，除此以外，比尤特太太想要脱手就再也没辙了。这时，吉姆从马房回来，当他路过走廊的落地长窗走进饭厅，一支短烟斗插在他头上的油布帽里。他和父亲开始讨论圣莱杰大赛的赌注赔率，教区长夫妇之间的谈话就此结束。

比尤特太太对于派遣儿子詹姆斯出使之举没有过多的奢求，所以给他送行时心情颇有些无奈。这年轻人被告知所负的使命后，自知此行乐趣或好处都不大；不过考虑到也许老小姐会给他点儿什么像样的东西作为纪念，那么他可以在下学期到来前把催讨最紧的欠账先还去几笔。于是他从南安普敦上了邮车，当天傍晚抵达布莱顿，随身携带的除他的手提包和心爱的叭喇狗陶泽外，另外还有一只大篮子，里边装满了从农场和果菜园里采摘的农副产，都是教区长的家人送给亲爱的克劳利小姐的。考虑到自己到达的第一夜去打扰有病的姑姑也许太晚而不合适，他就在一家旅店住宿，到次日过了中午，才去拜访克劳利小姐。

老小姐上次见到詹姆斯·克劳利时，他还是个身板高长、体形难看的大男孩，正处在多事的年龄：嗓音可以从超凡脱俗的高音部转向不可思议的最低声部；脸上常常会长出一些有碍观瞻的青春痘来（据说罗兰德发明的“克你痘”能治此症）；男孩子还曾偷偷用姐姐的剪刀刮脸，看见别的年轻女子会使他们不寒而栗；他们的大手和脚脖子会从已经太窄的衣摆中露出一大截；正餐过后，女士们在昏暗的客厅里说着私房语，这样的大男孩到那里去，会把她们吓着的；而留在餐桌旁的男士们本想无所顾忌地闲聊，说说俏皮话，互相说点有趣的话题，要是这号个子不小、懂事不多的大男孩在场，也就只能作罢；外出作客时，做爸爸的喝下第二杯后说：“杰克，你出去看一眼今晚会不会下雨？”那少年离开尚未结束的宴会，既觉得很放松，又为人

家还不承认他是男子汉而自尊心受到伤害。话说那时还是青嫩少年的詹姆斯，如今成了个像模像样的年轻人，受的是高等教育，由于进的是一所不入流学院，跟一帮“精英”混在一起，欠钱不还，留过级停过学，可算是已经了不得了。

无论如何，他到布莱顿向姑姑自我介绍的时候，俨然是个得体、帅气的人物，而要博得善恶多变的老小姐的欢心，相貌俊美自始至终是极重要的一条。尽管詹姆斯显得有些拘谨，不止一次涨红了脸，但到最后终于赢得了老小姐的欣赏。克劳利小姐看到如此健康的反应，认为这青年纯洁无邪，偷偷高兴。

“我这次来大概要呆两三天，”他说，“想去探望大学里一个同学，同时——也是为了问候您老人家，并且转达我父母的问候，他们都希望您身体健康。”

当仆人进来通报有客时，皮特正和克劳利小姐在同一间屋子里，他听到来访者竟是自己堂弟的名字，顿时手忙脚乱。老小姐具有丰富的幽默感，见她大侄儿那样的正人君子居然也会手忙脚乱，权当在看一出好戏。她把教区长全家大小一一问遍，还说她正打算上他们那儿去一趟。她夸詹姆斯相貌出众，比过去好看多了，可惜他的姐妹们没有他出众。经过询问，做姑姑的知道了他竟然暂住在一家旅店，说什么也不让他在哪儿住了，吩咐鲍尔斯先生立即把詹姆斯·克劳利先生的行李取来。

“听着，鲍尔斯，”老小姐又补上一句，“别忘记把詹姆斯先生的账给付了。”

她向皮特投去幸灾乐祸的一瞥，差点儿没让那位外交家妒忌得死过去。不管他怎样努力讨好姑姑，老小姐从未邀请他住到自己家里来，

可是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子刚一出现便受到如此礼遇，居然一下子登堂入室了。

“打扰您了，先生，”鲍尔斯上前深深鞠了一躬，问道，“托马斯该上哪家旅馆取您的行李？”

“哦，不必！”年轻的詹姆斯吓了一跳，忙拒绝。“我自己去吧！”

“你到底住在哪一家？”克劳利小姐追问。

“汤姆·克立布的徽章客店，”詹姆斯的脸都涨红了。

克劳利小姐听到这样的名称，笑起来。鲍尔斯一时得意忘形，也纵声狂笑，好在他一向深得东家信任，但笑到一半戛然而止。外交家只是淡淡收敛地一笑。

“我——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詹姆斯低着头说道。“以前我没有来过；那家客店是车夫介绍我去的。”年纪轻轻，说瞎话的本领不小！实际情况是：头天在南安普敦邮车上，他遇见了“塔特伯里的宝贝疙瘩”，后者专程是来布莱顿与“罗廷丁的吹牛大王”打一场拳赛的；宝贝疙瘩的谈话把他吸引住了，他便在这家冠有独特名称的客店里与那位拳击高手及其朋友们一起呆了一个晚上。

“不用麻烦——我还是自己去退房结账为好，”詹姆斯连声表示。“怎么能让您老人家破费呢？”

做姑姑的见他细心而懂事，越发笑得开心。

“鲍尔斯，你只管去退房结账，”她说，“把账单给我带回来。”

可怜的老小姐还知道，她这么一说才会把人真的给逼急了！

“那里——那里有一条小狗，”詹姆斯很窘地说。“还是我自己去把它带来为好。它爱咬陌生人的腿肚子。”

这番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连卜礼格斯，甚至在克劳利小姐姑侄会面过程中一直坐着沉默着的简小姐也不禁莞尔一笑。鲍尔斯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出去。

克劳利小姐成心跟大侄儿过不去，一个劲儿地对牛津生赞赏。她对某人表示热乎和夸奖，一旦开了头就没有限度。一定要詹姆斯陪她去兜风，姑侄俩坐在四轮马车上，沿着海岸逛了好几圈，简直是招摇过市。这次出游她给牛津生的面子着实不小，他们一直保持着礼节性的交谈。她背诵了一些意大利文和法文的美妙诗句，对于可怜的小伙子来说则根本不知所云。她确信他一定能得金质奖章，在数学的荣誉学位考试中荣登金榜第一名。

“哈哈！”詹姆斯开怀笑道，他在那些恭维话的鼓励下放开了胆子。“您说数学金榜吗？那应该是另一家铺子里的买卖。”

“什么是‘另一家铺子’，亲爱的？”老太太有点给弄糊涂了。

“我是说剑桥大学。数学荣誉学位考试是剑桥的铺子办的，不是牛津，”高材生说时显出十分在行的表情；本来他还打算教姑母更多的大学话语，但这时海岸上忽然来了一辆二轮货郎车，车上穿洁白法兰绒上衣（钉着螺钿扣子）的是他的朋友塔特伯里的小狗宝贝疙瘩和罗廷丁的吹牛大王，还有另外三位是他们的老相识。二轮车上的人转过头一齐向坐在四轮车上的詹姆斯打招呼。这一插曲给正谈得来劲儿的天真小伙子当头泼了一瓢冷水，在这次兜风剩下的时间里，怎么也没法再使他开口了。

当他们驱车回到别墅，他发现已为自己准备了一个房间，他的手提包也已被从客店取来了。鲍尔斯先生带领他到他专用的卧室去的时候，他本该注意到这位管家严肃中的神色透出忧虑和同情。但他根本没有心思观察鲍尔斯先生的表情。他正为自己陷入如此可悲的窘境叫

苦连篇，这座别墅里有那么多的老婆子，嘟嘟唧唧讲什么法国话和意大利话，竟然还要跟他谈论诗歌。

“这局面要多糟有多糟，我的老天爷！”羞涩的小伙子真是叫天天不应；他最怕应付女人，即使最温顺的女人（包括卜礼格斯在内）他也不知如何是好。不过一旦把他弄到艾弗利闸口去，他的满嘴俚语粗话准保能压倒最肆无忌惮说粗话的船夫。

到了正餐的时间，詹姆斯按规矩系上细致小巧得简直要把他勒死的白领巾，还得屈出胳膊让简小姐扶着她下楼，而卜礼格斯和皮特先生搀扶着老小姐就跟在后面，并且带上她的各种大包小包、披肩、靠垫等等。卜礼格斯吃饭的时间有一半都用于确保病人的舒适以及为她的胖小狗切鸡肉。詹姆斯沉默寡言，但他却频频向所有的女士劝酒，把鲍尔斯先生奉命特地为他拿出来的一瓶香槟一大半喝掉。饭后女士们退席而去，留下堂兄弟俩，前外交官皮特变得很能交际，也相当友好。他询问詹姆斯在大学里的学习情况，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打算，并衷心希望他有美好的前程——总而言之，他的态度亲切而又诚恳。在红葡萄酒的作用下，詹姆斯的话越来越多，他向堂兄谈了自己的生活、前途、债务、学位预考不及格、与监考人发生争吵等情况，一边不断往自己面前的瓶子里倒酒，手忙脚乱的把红白两种葡萄酒混搭着喝，不亦乐乎。

“姑姑最大的乐趣，”皮特先生边说着边给自己斟了一杯，“是让人们在她家里觉得随兴，不受拘束。这里是自由的殿堂，你要取悦克劳利小姐，最好的办法就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知道，在乡下你们都笑我呆板。克劳利小姐倒是够开心的，跟任何潮流都合得来。她主张共和平等，鄙视一切等级名位。”

“你为什么想跟一位伯爵小姐结婚？”詹姆斯问。

“我亲爱的老弟，爱上一位出身名门的简小姐可不是她的过错，”皮特展露外交家的风度作出回答。“她是否是贵族小姐自己作不了主。再说，你知道吗？我是个保守派。”

“哦，如果这么说，”詹姆斯发表他的观点，“什么也比不上血统重要；事实就是如此，真见鬼！我可不是什么激进派。我懂得什么是好种，什么是孬种。哪怕以狗拿耗子为例——赢得比赛的还不都是名门子弟和良种狗！鲍尔斯老哥，咱们再喝一杯吧，这一瓶我马上让它露底儿。刚才我说到哪了？”

“你好像谈到了狗拿耗子，”皮特把酒瓶递给堂弟，以便后者让它“露底儿”。

“刚才我说到狗拿耗子，好像是。喂，皮特，你对赌输赢有没有兴趣？你有没有兴趣见识一下会拿耗子的狗？要是想的话，咱们到城堡街马房汤姆·科久罗伊店里去，我让你瞧瞧一条叭喇狗——咳！我跟你说这些干吗？”詹姆斯突然发现自己是在谈一些没有意义的话题，忍不住大笑起来。“你怎么会在乎什么拿耗子的狗；我这全是白费口舌。我敢发誓你连狗和鸭子也分不清。”

“确实是这样，”皮特更加和颜悦色地继续道：“另外刚才你谈到了血统问题，认为贵族出身的人得天独厚。”

“血统是最重要的，”詹姆斯边说着就把红宝石颜色的液体连连往体内灌。“马也罢，狗也罢，人也罢，好赖全在血统，老兄，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上学期，就在我被停学之前的时候——不，我是说在我出疹子前，哈哈！——当时我常去找基督堂学院的林伍德，就是辛克巴斯勋爵的儿子鲍勃·林伍德，一起在布莱内姆铃铛酒家喝啤酒，有个班伯里的船夫闹事非要跟我们俩中间随便哪个打一架，赌注是一碗潘趣酒。当然不是我打。我的胳膊吊着绷带，连马也勒不住，所以，

老兄，我没法跟他过招，可是当时鲍勃二话不说就把外衣脱了——跟班伯里的船夫交手不到三分钟，仅仅四个回合便把他轻松打败。那个船夫直挺挺向后倒了下去；老兄，你明白怎么会这样的呢？血统，老兄，一切取决于血统。”

“你怎么不喝啊，詹姆斯？”前参赞在一旁鼓励着。“我在牛津的时候，空酒瓶子增加的速度比现在你们这些年轻人更迅速干脆。”

“嗨，嗨！”詹姆斯已经喝多了，把手指一直伸到鼻子前，指着他堂兄的一双醉眼，说，“别开我玩笑，老伙计；少跟我来这一套。你想瞧我出丑吗？门儿也没有！”接着他说起拉丁文来，“In vino veritas（酒后吐真言），老伙计，战神、酒神、太阳神 virorum（都很了不起），对不？希望姑姑会送几瓶给我老爸品尝；这酒棒极了。”

“那你就向她要，”狡猾的外交官继续怂恿道，“至少现在你尽可以喝个痛快。诗人是怎么说的？

Nunc vlno pellite curas,

Cras ingens iterabimus aequor. ”

这位喝醉的前参赞，背诵上述诗句的表情认真的像在下议院发表演说，可是随后脸色一变以非常夸张的动作举起酒杯，一仰脖子喝下……几滴酒。

在教区长家里，每到饭后男人们开一瓶红葡萄酒的时候，姑娘们每人只倒一杯醋栗酒喝，牧师太太喝一杯葡萄酒，詹姆斯通常喝两杯；他要是再伸手拿瓶子的话，父亲就拿给他，所以小伙子一般都克制住自己，不再要了。稍好的办法有二：要么喝醋栗酒；要么溜到马棚里去跟车夫一起喝对水杜松子酒，和抽烟斗。在牛津，酒的量并不是很难限制，就是质太次；倘若量多而且质好，就像在姑母家这样，詹姆